

美国的弑母文化

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The Matricidal
Culture of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tho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Matricidal Culture of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thos
in the 20th Century*

美国的弑母文化

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孙隆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孙隆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14-06210-9

I. ①美… II. ①孙…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美国—20世纪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362 号

书 名 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著 者 孙隆基
责任编辑 金长发
特约策划 刘 诚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210-9
定 价 4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论

我在 1983 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后,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的“母胎化”,涉猎了 20 世纪中期美国人研究中国人性格的资料,其中有“中国男孩身上母亲的影响过重”的论断。在同时期的美国小说和电影中,我亦留意到大量的杀母故事。这两者难道是偶然的平行?

我在 2002 年发表了《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史》(*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把美国人这部分当做第六章,但重点仍然是美国人如何在谈中国人,美国方面的文化背景仍有待深入。2005 年后,全面展开以美国为主的杀母主题研究。

“杀母”这个题材大逆不道,难于被人接受,尤其是东亚读者,故本书的书名用“弑母”二字代替“杀母”,然正文中保留“杀母”的用法。

当今可以有同志和变性人的研究,并且组成团队、形成网络,但“杀母”研究将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在世俗陋见无视的、蒙眼的、否认的、噤声的、镇压掉的一些角落里建构了一个透视美国文化的角度,其重要性不亚于从基督教角度去理解美国——事实上与该角度同等重要。本书把美国的杀母文化追溯至 19—20 世纪之交的世纪末文化,它是一股与基督教背道而驰的世俗化潮流,而且专挖掘人性的阴暗面与非理性成分,并已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

美国的杀母文化的源头固不限于世纪末思潮,也包括与它共时的达尔文进化论,甚至长期内涵于基督教文明的夏娃论,透露文化诠释的多元性质,但“杀母”是否即呈现美国的国民特性? 固态与原质的国民性是一个陈腐的观念。我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已避免用这个 20 世纪早期的陈迹,但不

少读者仍挟此固态立场去理解我的“深层结构”。思想没受过训练的人，倾向将一组用词指谓的对象当做该对象的本质，并视其能涵盖该文化整体，或至少是它的“劣根性”大全。他们不会考虑是从哪一个角度看？相对什么来说？为何而发？

但是，自诩为思想受过训练者又如何？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眼中钉。在他心目中，连“中国人”这个名词都是不合法的：你如果只研究了200份材料，就只能谈这200份材料里的“对象”。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下，他最明目张胆的“西方中心论”就接连出笼：中国人搞种族主义，尤其针对白种人；中国人缺乏个体化的情欲，后者只用来替传宗、接代服务；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整体主义的，非但模糊了个人与社会的界限、不信任多元民主，而且与现代科学相左；中国文化又是家长式的，允许国家权力对个人进行道德改造；甚至连清朝不成功的禁止鸦片烟之举，都是干涉个人的权利，等等。^①冯客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并没有涉及全体中国人嘛，只在谈有限材料给予的对象而已。白马非马，局部非整体，他丝毫没有涉及“中国人”！^②

冯客这种文字游戏骗得了谁？他仅仅抓住语言只是符号这点，认为符号背后没有固定的本质，就将中国人这个意符整个架空。孰不知先设定有些意符所指对象必须是空的，即涵示另一些意符所指是实有的，这样的设定其实

①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acial Discourse in China: Continuities and Permutations,” in Dikötter, e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4).

② 冯客：《对孙隆基先生〈论中国史之傅柯化〉的响应》，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04年9月），196页。进一步的讨论，可见孙隆基《“后现代史学”为名，“西方中心论”为实——冯客的中国研究背后是什么？》，载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5—310页。

是将“空”、“有”都予以本质化。这好比学佛只学了半吊子的人，只知道说“一切皆空”，却被中观学说纠正。执著于“空”与执著于“有”是同等的执著，执著于“非空”与“非有”也是执著。“有法不应生，无亦不应生，有无亦不生。”^①中观论相当符合今日的解构论，因为设定有“自我”，并从自我的立场设定“他者”，才有了我与他，两者皆有，也可以是皆无。“若无有自性，云何有他性，离自性他性，何名为如来？”^②冯客在论说一批材料时建立了自己这个主体——没人说这就是冯客该人的“本质”，只是由200多份材料的客体构成的那个“冯客”，被他构成的“中国人”，固然如他所说并非全体“中国人”，却毕竟是在他的话语下被“他者化”的“中国人”。

“杀母的文化”是否呈现美国的国民特性？答案是，它不是实证主义意义里的客体、供在那里让我们去发现的对象，而是我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亲崇拜引申出来的一个题目，它与中国人母亲崇拜呈对角线状的对立，这个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了“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③

一开头，美国的杀母幻想似乎与男性理想丝丝相扣，到后来却发现并非那么简单，但追踪这条线索仍得从该理想开始，指出杀母幻想乃其很重要的一环。本书的第一章把追踪的起点设定在19—20世纪之交，该时代透露出强烈的男性焦虑，表现为对原野的向往和对“神经衰弱”的防御，前者为对雄健性的追求，后者乃对女性化的恐惧。由于时代的限制，该时对雄健性和女性化的思考仍以国家与族群为单元。但从第二章中已清晰看见：原野的理想落实到男童的性格培养，背后透露的焦虑具有当时流行的达尔文思想的背景。

本书在交代了世纪之交的背景后，即追踪两条线索。一条是雄健性、女性化一类话语从族群化朝个体化方向之演变，由谈种战与国家决斗转向谈人格，其具体表现为美国性别研究的成形，它组成第四章的内容。从一开始，已

①《中论》卷第二，观三相品第七。

②《中论》卷第四，中论观如来品第二十二。

③ Joël Do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Lacan: The Unconsciou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 (New York: The Other Press, Ltd., 1998), p. 211.

可看出男女的两极分化被当做常轨，同性恋成为最大偏差。这种静态的分类至战后演变成心理动力学模式，亦即是视男性的形成为从与妈妈不分化的阶段到全面对立阶段。该过程同样是一个理想，也在前提上预设了对不完整的过渡阶段衍生焦虑。心理动力学基本上打上弗洛伊德性欲化的人格成长论之烙印。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亦被美国化，新弗洛伊德派把祖师的人格内发阶段论修正了，改成对“母子关系”的强调，并视男子与母亲认同为精神分裂之导因，同时把精神分裂等同于同性恋。

因为线索的纷繁，本书在第三章开始追踪另一条线索：尼采一脉的“仇母论”，其背景是世纪末思潮的文明没落、人种退化、阳刚隳沉氛围。尼采将“文明再生”的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同类思想家包括奥地利的怀宁格、英国的劳伦斯、美国的门肯与菲利普·怀利。后者以发明“大妈咪主义”一词著名，也替好莱坞写剧本，直接与美国大众文化连线。第三、四两章提供的线索至20世纪中期汇聚成为一股巨流，引发了世纪中期性别危机与它的伴随现象：忧虑父亲做主的传统家庭之动摇以及对“阳具型女人”的恐惧，并把女性当做黑暗势力的代表。这些题材在第五、六章中获得发挥。

第七章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影的杀母幻想高峰期，也是该母题的经典著作时代。当时，美国进入性解放的革命，“妈妈的乖男孩”不能适应新式的自由性爱方式，谴责母亲造成儿子的性无能，几呈歇斯底里状态。其时，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也长大成人，变成叛逆的一代，也是“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杀父”并非本计划的研究重点，因此被收入附录中。更关键的是，父亲的权威在当时已被视作荡然无存了，它其实与阳刚隳沉、母亲霸权（大妈咪主义）的悲鸣前呼后应。而且，打倒父权是美国男性的成人仪，是人格成长的制度化，也没有涌现特别的高峰期或经典著作时代。相形之下，美国杀母幻想的材料就广泛得多。

我的“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归根到底仍以“杀母”为主的洞察是精准的。事实上，紧接着20世纪60年代男性“杀母”的高峰期的是女性在70年代的东施效颦。战后女权的第一炮也从“杀母”开始：要“杀掉”由母亲这个模范输送的贤妻良母角色。女性真正出现“杀父”高峰期的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表现为与女性“杀夫”相互呼应的杀父幻想，乃女性对男性进行的“文化大

革命”——这是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要处理的题材。在本书的第八章里，我们止于女性“杀母”的高峰期：20世纪70年代。

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架构不离美国女性主义立场，但再探讨下去，该框架即遇到了极限。战后女权运动复苏，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杀母”还情有可原，说是受了男性意识的洗脑。它很快就促使女性主义跨出第二步：摆脱与男性中心观点任何联系，强调母女的延续性与传承。第九章《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追踪了这个发展。男女分道扬镳，逐渐涌聚成20世纪90年代的“杀父”与“杀夫”高潮，出现两性形同敌国的局势。这一路的发展仍然具有一致性，如果把女性主义革命坚持到底，90年代的极左思潮乃其逻辑的归宿。

然而，女权分子提出的母女亲和论与美国社会或大众文化都不符。没人注意到美国人的母女关系特别亲和，会超出母子关系，大众文化里女性的“杀母”仍照行不误。性别观点终于触礁，因为它忽略了其他角度。例如，代间。美国文化的杀父杀母不可能只是性别政治问题，它更多地反映了代间冲突，男孩反母亲，女孩一样反母亲。此现象在第十章《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中深入分析。

自此，性别对立论就让代间断裂论占了上风。这个转折令我挖掘到美国文化更深层的原则：分离与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既然下一代必须与上一代彻底断裂，方能成形，个体之间自然也力图避免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否则自我疆界就无法维持，个体性遭到威胁。这可以解释美国式个体为何亟亟于摆脱人生早期状态，把母子关系设想成最大的陷阱！这原本是男性的成长观，视“人我界限不明朗”为来自母亲的威胁，并把这个威胁泛化成妇女这一整个性别的属性。女性主义者为了对抗母子对立的命题，转而强调母女的延续性与传承，行得通吗？

母女亲和论终于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成为女权运动史上被遗忘的一章。进入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女权思潮走上另一条与男性分途之路：楚河汉界，形同敌国，兵戎相见。性别的两极化不再是男性追求分离与个体化、女性搞人我界限不明朗，而是索性成为各自分离的单元。分离与个体化脱离男性的专利，终于成为全民理想。在反思乡、反怀旧的文化总氛围中，也只得如此。

两性形同敌国将成为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之内容，本书剩下的部分是它的前奏。第十一章《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继续追踪代间矛盾这条线索，用美国人的杀子幻想来反证杀母幻想的代间断裂性质。“杀子”虽然仍属代间断裂，但已与反权威、反宰制无关，更不能用性别矛盾去解释，只能理解为纯粹断裂。第十三章则讨论一个更令人意外的现象：杀狂慕者，狂慕者俗称“粉丝”。从这个奇特的幻想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国人对“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恐惧，它迹近被害妄想，其保卫自我疆界则呈歇斯底里状态。杀狂慕者的幻想其实有杀母幻想的回响：母亲与狂慕者都是没有自我而黏上别人者，都是用投射自己的愿望限制被投射对象的自主权，甚至用取消被投射对象的存在来实现自己，因此，到后来演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第十二章《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是全书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探索了另一脉美国思想，即把“母子不分离”当做是最完美的、渴望重温的终极性爱境界。前面各章都谓“母子不分离”导致人格困陷于人生早期，在美国遭大力声讨，如今又如何解释这个 180 度的逆转呢？在某一个意义上，它是自我疆界绝对化、人与我界限势同泾渭的人格对“失去的乐园”之缅怀，却暗示了母亲唯有在爱欲化的情景中才能被接受。

这是什么心态？弗洛伊德早已从婴儿身上发现了性欲，这个见解且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共识，虽然在连成人都有点非性化的东亚，它并不构成什么“现代”意识。纵使弗洛伊德十分有创见，婴儿身上的性也不过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所谓“爱欲化的人生早期”并非儿童的思考，正是成人的幻想。在性成长与性别认同的意义上，爱欲化的人生早期乃由父权代表的文明还没对人的原欲摧残前的理想状态，在这个阶段上，原欲还未被强迫纳入异性恋的渠道，它容许多样相的变态。

因此，在杀母文化中出现这个环节，非但没有否定杀母文化，而是替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同性恋、双性恋的主流化寻找理论根据。它基本上制造了更多的新认同、更另类的分离主义、更多途的分道扬镳、更多面的势同水火，也与女权左翼的“异性恋是父权社会底下男人剥削女人的制度”命题互为犄角。

说到这里，《美国的弑母文化》就不得不与它的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切

割。原本计划是一气呵成。我追踪男性“杀母”与“杀父”这类线索，蜿蜒至 90 年代女性“杀夫”与“杀父”的高峰期，发现基本上用的是同一个模式，亦即是主体受到宰制，必须打倒或消灭主宰的他者，个体从被动的“受害者”反客为主，变成能动的主体，否则分离与个体化就没有完成。这种自我的彻底完成在心理上不会为他人留下空间。代间否定还牵涉到权力移交问题，在这一点上，美国男性成人仪的“杀父”替 90 年代的女性“杀夫”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病态学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的杀父与 60 年代成形的男性杀母经典范式则在大同下出现小异。男性的角色模范原本是父亲，杀父是储君继承王位，由儿童变成像父亲一样的男人；男儿受到母亲宰制却是变态，是性别角色错乱，造成心理畸形和性无能。女性受爸爸残害的方式则是童年受到性侵犯，造成花痴或多重人格分裂症。子女受到心理摧残皆同，差异在于：母亲的加害方式是“阉割”，父亲的加害方式则是“强奸”。一者是被剥夺性能力，一者是被性强加于身。它是一种什么逻辑？显然，主动地获得性乃能动的主体之健康指标，但性之为物又是颠覆自我疆域的。这也算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死结吧！

本来认为必须要说到这里，“美国的弑母文化”才算交代完毕。但这将使内容超载，重演《未断奶的民族》一书的错误。而且，书写得太慢了，已捱过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杀夫”与“杀父”的高峰期。进入新千年后，出现新的发展，亦即引起了反弹，促成小布什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大力宣扬父子感情。把这个新发展与 90 年代的美国“文化革命”合论似乎更为恰当，它证明历史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它还在发生中，本书只能筑一道人工的堤，把历史河流隔断于某处。

总 论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美国：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

- ① 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2
- ② 世纪之交的时代里程碑 3
- ③ 时代精神的聚焦：老罗斯福 6
- ④ 作为新边疆的太平洋 7
- ⑤ “黄祸论”成为时代话语 9
- ⑥ 帝国主义文明与男子汉气概 13
- ⑦ 原野的理想和神经衰弱气质 16
- ⑧ 野性的呼唤 21
- ⑨ 世纪之交的男性焦虑 23
- ⑩ 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 27
- ⑪ 神经衰弱与阳刚隳沉的梦魇 32
- ⑫ 白色人种的大愿望 34

第二章 现代文明的困境？

- ① 女人：物种的守成者 43
- ② 男女教育分途说 44
- ③ 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47
- ④ 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52

第三章 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

- ① 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的“国度” 58
- ② 怀宁格：男与女 = 灵与肉 62

③ 劳伦斯和妈妈划清界限的《宣言》	69
④ 门肯如何“捍卫”妇女	79
⑤ 怀利对“大妈咪主义”的鞭笞	85
⑥ 超人与母亲	91

第四章 美国性别两极化

① 性别观：从生理到心理	93
② 弗洛伊德话语的来临	97
③ 苏理文的“杜鹃窝情结”	99
④ 将性别暧昧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100
⑤ 性别作为一种角色、一种认同	105
⑥ 美国性别教条的形成	108

第五章 世纪中期：性别角色的严重危机

① 性别角色论在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112
② 不称母职的阳具型女人	117
③ 宜家宜室的女性型女人	120
④ 女性成长的歧途	122
⑤ 美国电影把阳具型女人漫画化	127
⑥ 理论的修正与戏剧化效果	130
⑦ 妇女非女性化面貌之蜕变	133

第六章 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

① 人类堕落之源：夏娃	137
② 女性意象的一分为二	141
③ “与敌同眠”（男性版）	145
④ 谴责妈妈缺乏爱心	149
⑤ 父母子的“三角”是永恒的吗？	152
⑥ 从杀父娶母过渡到杀母	156

第七章 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

- 1 妈妈是成长的绊脚石 164
- 2 同性恋还是同性恋? 166
- 3 妈妈居高临下的威胁 168
- 4 被妈妈宰制的“小丈夫” 169
- 5 灵魂被妈妈占据的犯罪型人格 173
- 6 划时代的经典杰作《惊魂记》 175
- 7 “杀母”成为时代精神 180
- 8 攻击母亲成了“八股” 188

第八章 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

- 1 “杀母”作为一种共识 193
- 2 妈妈对女儿的宰制 195
- 3 母亲与女人角色的抵牾 199
- 4 “妈妈/家庭主妇”的病态学 203
- 5 炮轰家庭主妇角色 205
- 6 “史德福妻子”症候群 210
- 7 口腔欲望之压抑与吃食错乱症 212
- 8 性成长的政治 215
- 9 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政治 218

第九章 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

- 1 男性的成长：断裂与异化 222
- 2 80年代的“母亲”热 227
- 3 女性的传承：联结与关怀 230
- 4 电影故事里的女性思维 233
- 5 连续性与个体化的矛盾 235
- 6 女性化与东方化 239

第十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

- 1 离家的喜悦 243
- 2 《通灵女士》里的母女情仇 246
- 3 对“最亲爱的妈咪”口诛笔伐 252
- 4 弗朗西丝的苦难 259
- 5 母女关系之妖魔化 265

第十一章 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

- 1 战后婴儿潮世代 269
- 2 魔童文类系谱学之滥觞 270
- 3 愤怒世代之“街头的狂野” 275
- 4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世代自身遭
否定 278
- 5 魔童文类的里程碑:《罗斯玛丽的婴儿》 ... 280
- 6 魔童文类的经典著作时代 282
- 7 魔童文类随时代递嬗 284
- 8 恐惧身体被侵犯与对人身自由的执著 287

第十二章 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

- 1 个体心理成为整体文化的图式 294
- 2 对人生早期爱憎的双重情感 297
- 3 性解放狂飙时代的号手:马尔库塞 300
- 4 母亲与人生早期 309
- 5 性的乌托邦及其变质 312
- 6 诺曼·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 315
- 7 不再有分离的夏娃 320
- 8 揭糞多样相变态的文艺里程碑 323
- 9 母亲与死亡 326
- 10 远在天边的“东方” 332

第十三章 自我疆界之捍卫:歼灭“狂慕者”

- ① 忠实的信徒之原型 334
- ② 由恐惧妈妈到恐惧“狂慕者” 336
- ③ 人格不独立等同“人我界限不明朗” 341
- ④ 窃取他人认同的人 344

附录 第一章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

- ① 20世纪中期的一场“中国人性格”的研究 ... 348
- ② 把人格当做文化的转喻 349
- ③ 中国式的人生早期 351
- ④ 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倒错 352
- ⑤ 美国研究者透露的“阉妈恐惧症” 354
- ⑥ 藐视被动与恐惧“被耗尽” 358

附录 第二章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

- ① 爸爸缺了席的“父权社会” 362
- ② 中国式人格的攻击能力受损毁 363
- ③ 把被动与被虐狂性别化 367
- ④ 缺乏性与暴力的人格乃“非美国式”的 369
- ⑤ 美国大众文化把东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 375

附录 第三章 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男性杀父幻想

- ① 国王必死 385
- ② 浪子回头 389
- ③ 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 393
- ④ 谨防爸爸陷阱 400
- ⑤ 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 405
- ⑥ 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 411
- ⑦ 父权的解构 416

-
- ⑧ 男儿本色的颠覆 419
 - ⑨ 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 422

附录 第四章 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

附录 第五章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 20 世纪末)

- ① 历久不衰的犯罪型人格 430
- ② 自私的母爱 443
- ③ 母爱杀人 447
- ④ 缺乏“母爱”亦会引发杀机? 449
- ⑤ 真实案件还是戏剧化? 450
- ⑥ 影片《迷离布局》 454
- ⑦ 母子关系总是负面的 456
- ⑧ 重父轻母意识 458
- ⑨ 同性恋、乱伦、性侵犯与童年受虐 460

附录 第六章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 21 世纪后)

- ① 时代、潮流在变,杀母依旧 467
- ② 母亲与病态杀手结下不解缘 469
- ③ 《鬼影人》的个案研究 473
- ④ 《割破的伤口》的个案研究 475
- ⑤ “杀母”接近尾声,还是已全球化? 480
- ⑥ 异军突起:产后忧郁与门乔森症 485

附录 第七章 与“杀母”唱反调的作品

致 谢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美国： 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

19—20 世纪之交是美国的文化转型期。在 20 世纪以前，美国主要仍然是欧洲的延伸，尤其文化主流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待进入 20 世纪，美国逐渐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多元化民族国家。其他非欧洲族群进入美国文化的主流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段，最先做出这种努力的是黑人。他们争取权利起步于 20 世纪之初，对白人的优越感提出挑战。它固然激化了种族冲突，但亦使黑人文化渗入主流，造成今日黑白综合的美国文化，尤其在大众文化上。这基本上改变了美国是大西洋对岸欧洲文化的延伸之局面，也使得美国文化是大西洋对岸非洲文化的一个新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多民族的美国逐渐朝世界各地文化融合之雏型这个前景迈进。

19 世纪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大陆国家，事实上，美国是用了整个世纪去填满从东岸到西岸的广袤空间，以展现其在新大陆上的“彰显的国运”。至世纪中期，美国已攫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抵达了太平洋。待 1865 年内战结束，工业化才起步的美国即积极从事建筑联结两岸的横贯铁路。至世纪末，这个浩大工程大致完工，但世纪末亦象征美国大陆扩张空间的关闭，因此有把“新疆界”延伸到亚太地区的必要，美国作为纯粹美洲国家的认同亦起了变化，也成为了亚太国家，而黄种人在美国的移民以及在美国文化意识中的比重亦随着增加。

用当时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会把它们看成是国与国争、种与种战。但从 20 世纪末与新千年之始的角度视之，则宜把这些问题符号化。在 20 世纪的美史里，我们仍不妨把欧洲裔的美国人权充这段历史的“主体”，把非裔